

廣揚

「經師和法利塞人，你們這些偽君子哪！你們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觀着好看，裏面却充滿死人的骨頭和各樣的污穢。你們正是這樣，你們外面顯出如同是義人，裏面却充滿了偽善和不義的事。」

瑪竇：廿三，廿七—廿八。

4

天津天主教會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第四期目次

半月大事	陳與義	(一)
半月談·馬迪儒·黎培里·「聖母軍」	明 軫	(四)
問題討論·「聖母軍」到底是什麼東西？	檀震華	(六)
從「聖母軍手冊」看「聖母軍」	韓書印	(一〇)
整肅大會·滿濟世怎樣利用了我！	劉俊芳	(一四)
我所知道的鄭化民		(一七)
王天賞的罪惡		(一八)
畫 頁·看！「聖母軍」的罪惡活動！		
快 板·美帝間諜馬迪儒	重 威	(一九)
「聖母軍」	小 渠	(二〇)
短 劇·請看，這就是「聖母軍」！	竺 磊	(二一)
畫·聖母的旗號		(三)
「我向人民政府登記了」		(一三)
「天國近了，你當悔改！」		(三四)
高舉三自革新的大旗		(封底裏)

徵 稿

-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墨色。
-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 九、稿件請寄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場編輯部。



天津津沽大學改成

國立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受了津沽大學董事會的請求，在八月五日，接辦了津沽大學。津大從此改成國立。

由歷史上看，津沽大學一向給帝國主義把持着。津大過去主要負責人、前任董事長就是那個和美帝、蔣匪勾結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犯于斌。在從前工商學院時的院長尙建勳，是給國民黨蔣蔣幫做特務工作的國際間諜。前校長劉迺仁是個美蔣蔣幫的特務，常和匯天津警備司令部聯繫，遞黑名單，陷害進步同學。解放以後，卜相賢、鮑翔華、房如晦三個帝國主義的特務、間諜，還在學

校裏佈置了一間密室，按電台：假借研究科學為名，給美帝通情報。反動組織「聖母軍」在天津剛一成立，津大裏面就通過卜相賢他們成立了女團。他們散佈謠言，阻擋學校進行新民主主義教育，總過全校師、生、員、工的堅苦反帝鬥爭，驅逐了帝國主義分子，津大才又成為咱們中國人民自己的學校。現在學校又添了好幾個新學系、好些位新教授。同學們都非常高興，因為從今以後，這個學校就不再給帝國主義利用來侵略我們了。

人民政府接辦廣州

江「育嬰堂」和杭

州「仁慈堂」

帝國主義分子披着宗教的慈善外衣，在咱們中國辦了很多所謂慈善事業的

「育嬰堂」、「孤兒院」。實際呢，他們不知道害死了多少苦孩子。四月裏，南京「聖心院」和「燕愛院」的內幕被當地人民揭開了。孤兒院裏那些外國姑娘奶們，每天吃黃油、麵包，喝牛奶、咖啡，可講究啦！一個個吃的肥頭大耳的。可是對咱們中國孩子們呢，不但得不到營養，簡直連飽飯都不給。他們還打罵孩子，罰孩子們的跪，更厲害的還有好些刑法，什麼「坐黑房」啦，「淋冷水」啦，「坐圍圈」啦，「禁食」啦……都是些個慘無人道的刑法。各院裏孩子死的不計其數，活着的也都是面黃肌瘦的，害着大病。

人民政府最近又接辦了廣州珠江地方的「育嬰堂」和杭州地方的「仁慈堂」。接辦以後，政府對這些孩子們招呼得很周到。生病的給醫治，多半都已恢復了原。在院裏添了遊戲場和兒童閱覽室，預備了各種玩具和圖書。從前給帝國主義折磨得不像樣兒的孩子們，今天才又重見了天日。

濟南、青島、東北等

地取締「聖母軍」

自從咱們天津取締了反動組織「聖母軍」以後，濟南、青島、東北等地的人民政府也都下令取締「聖母軍」。

青島市「聖母軍」高級區會會長方松林，被捕以後，在青島市公安局第一次預審時的自供（見八月十九日濟南大衆日報）親口承認了「聖母軍」是個秘密的軍務組織。他說：「這個秘密的法西斯組織是與天主教分不開的。因為它的成員全都是天主教徒。特別的是。這個秘密的法西斯組織完全爲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神甫、主教一手組成，在置於他們的操縱指揮之下進行一切活動的。」他又說：「在一九五〇年八月，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準備在明德、聖功小學組織少年兒童隊時，「聖母軍」區會會議討論過，應當以甚麼行動來阻止

這一進步組織建立與發展。」他還說：「支會指導司鐸全是德籍神甫。他們都是以前法西斯匪魁希特勒政權派來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合作；美帝國主義佔領青島時他們與美帝國主義合作。」

從這裏，我們更看透了「聖母軍」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組織了。

帝國主義間諜馬迪儒

判處無期徒刑

八月十七日，北京市軍管會判決了

七個充當美國政府特務間諜，陰謀武裝暴動、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罪犯，裏面有一個是我們天主教的「主教」叫馬迪儒。他是個意大利人，他在一九二五年，由羅馬教廷派到中國來，做過河北易縣教區的主教。在日本侵略我們中國的時候，他在易縣附近地方搜集我們日本的軍事情報，又幫助易縣漢奸組織

「維持會」。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時期，他幫助國民黨的特務們組織武裝的「便衣隊」，在易縣一帶招收土匪剝探解放區情報。在那一年的六月國民黨匪軍護送他到北京。到了北京後，他做了黎培里的「北京代表」，十一月裏，由美帝國主義意大利人李安東的介紹，認識了美帝國間諜包瑞德，他就作了美帝政府的間諜。他給李安東藏軍火、武器，還給美帝作情報。他們——李安東、馬迪儒，還有一個日本人山口隆一——去年打算在十一月一日國慶節那天，搗打天安門大會場，謀害我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長。

軍管會判決李安東和山口兩個人的死刑，馬迪儒的無期徒刑。這是完全符合全國人民要求的正確措施。我們從這個案件里，應當更深刻地看清楚美帝的嘴臉，認識美帝國主義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提高警惕，加緊搞好革新工作，肅清藏在咱們天主教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爲鞏固我們偉大的祖國而鬥爭。

HOLY



聖母的旗號

文禱詩。張鸞畫

聖母的旗號

掩不住你們猙獰的面目，

宗教的外衣

遮不過你們醜惡的嘴臉。

天主要我們愛人如己，

你們却殺人不眨眼；

天主要全世界和平，

你們却盼望原子彈。

你們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

你們是耶穌基督的反叛。

要脫你們是天主的信徒！

那才真是給天主丟臉！

HOLY SPIRIT LIBRARY



馬迪儒·黎培里·「聖母軍」

。編者。

前幾天北京軍管會軍法庭判決的美帝國諜案裏，有一個是意大利人馬迪儒。他是咱們天主教裏的帝國主義分子。他還是個「主教」呢！

他在二十六年前，奉了羅馬教廷的命令，到中國來傳教，到河北省易縣當主教。可是他一點也不是個傳教的。日本鬼子打咱們中國的時候，他跟易縣的漢奸組織「維持會」，把日本鬼子引到易縣教堂裏去，還給日本人通消息。鬼子投降了，他又跟國民黨反動派勾搭上了。國民黨匪軍在易縣的師長邱行湘，請他吃飯，讓他給成立「便衣隊」，他都做了。他的「便衣隊」淨跟八路軍作對，有一回還抓了八路軍五六個人，送給匪軍去報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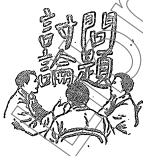
易縣快解放的時候，他害怕了，就仗着匪軍的保護，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後，他當了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的「代表」，又給美帝的間諜特

務機關作情報。跟他一起的還有一個意大利人，中國名子叫李安東；和一個日本人，名子叫山口隆一。他們打算在去年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拿迫擊砲往北京天安門大會場裏放，打算打咱們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長們。可是咱們的公安同志早知道了，就在九月二十六日把李安東、山口幾個人抓了起來，以後又把馬迪儒也抓住了。前幾天北京軍管會把李安東和山口兩個人判了死刑，槍斃了。馬迪儒判的是無期徒刑。

教友們！我們想想：馬迪儒到北京，給黎培里當「代表」，同時也當上了美帝的特務。這還不是黎培里讓他幹的嗎？黎培里還是「總主教」呢，可是他淨讓他的人幹特務，這叫什麼「總主教」呀？

還有「聖母軍」，不也是黎培里組織的嗎？「聖母軍」假充着恭敬聖母，背地裏幹的全是反對咱們中國人民的毒。有的教友給他們欺騙了自己還不明白呢！瞧他們這些傢伙夠有多末毒辣！

所以說，黎培里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真是咱們中國人的死對頭，也是咱們天主教的死對頭。有他這種人，咱們中國呆一天，在咱們教會裏呆一天，咱們一天就得不着好。咱們非得把他趕出咱們中國，趕出咱們教會不可！教友們！你們說對不對？



「聖母軍」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 陳與義 •

甲：這些日子報紙上，無緣無故，都講的是什麼「聖母軍」。到底「聖母軍」是個什麼東西？

乙：你還不知道嗎？「聖母軍」是天主教裏面的帝國主義分子，沾污聖母，利用聖母的名義，所成立的一個秘密特務團體。帝國主義看見咱們中國人民的革命成功了，他們將來沒有辦法再來欺負咱們了，所以想盡了法子來破壞咱們。這個「聖母軍」就是他們破壞咱們的一種工具。

甲：原來是這末回事！可是我聽參加過「聖母軍」的教友跟我說：他們裏頭開會，也不過是念念聖母經、玫瑰經什麼的。要是特務團體，幹嗎還念經呢？

乙：這正是帝國主義分子的花樣呀！他們要是明說出來幹特務的事，誰還幹呢？所以他們才

假裝着念經、祈禱，這樣他們才好欺騙住一些真正信仰天主的老實教友呀！其實他們心裏想着的，才不是天主、才不是聖母呢；他們想着的淨是：怎樣蒐集情報，怎樣破壞咱們中國革命和咱們的建設，「美國什麼時候回來呀？」、「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還不起來呀！」等等。

甲：我真奇怪，爲什麼他們老盼着打仗呢？

乙：這一點兒也不奇怪，不過說起來話就長啦！帝國主義是什麼呢？就是外國那些有錢的大老闆們。他們是靠着剝削人起的家。他們開工廠，工人們一天給他們做工，賺的錢他們下了腰包；一來二去的，他們的錢可就越來越多了；窮人也就越來越窮了。他們造出的東西越多，人們就越買不起，所以他們就得往外國來賣貨，這就是所說的「找市場」，找市場得多半靠武力，所以

他們就得打仗。就拿咱們中國說吧，一百多年以前，帝國主義就跑到咱們中國來了，仗着他們的洋槍大炮，把滿清政府給吓住了，吃了幾回敗仗，就跟人家訂了不平等的條約。大門給人家打開了，一百多年來淨受帝國主義的氣，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誰都要來分一份兒。現在咱們解放了，把他們的勢力趕跑了，他們當然是不服氣，所以老盼着打仗，盼着帝國主義回來。

甲：可是天主教不是說跟政治沒有關係嗎？幹嗎外國神甫也跟着帝國主義一塊兒跑呢？

乙：唉呀，你真是個老實人！你以為他們說的都是真心話嗎？才不是那末一回事呢！他們靠的就是帝國主義，又怎麼能跟政治沒有關係呢？比方說，上次的世界大戰，咱們天主教裏的帝國主義就帶過德國希特勒。

甲：什麼？希特勒！他不是一個法西斯，一個殺人不管眼的魔鬼嗎？怎麼咱們教會……

乙：誰說不是呢？他們就帶他的忙末！你有點奇怪，不是？我給你說個證據。那時候，希特勒就派人到梵蒂岡去跟咱們教會的帝國主義分子

勾結過。等到德國打敗了，好些個希特勒的嘍囉們都跑到梵蒂岡去避難。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了以後，各國人民要求嚴辦他們那些戰犯，可是咱們教會裏還有人公開地幫着戰犯們，替他們說話，說什麼祇有天主能說誰有罪，人不能決定誰有罪。

甲：這不成了包庇戰犯了嗎？想不到咱們教會裏還有這樣的人！我真不明白他存的是甚麼心？

乙：他們存的心也不難懂。他們害怕共產主義，所以對於一切反對共產主義的人都抱着同情，希望把這些人都聯合起來反對共產主義。就說「聖母軍」吧，也就是他們爲了反共才成立的。那是在一九二一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了之後，蘇聯的革命成功了。歐洲各國的工人看着蘇聯革命成功了，也都要起來革命。咱們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一看情形不好，就成立了這個東西，專爲監視教友，不許教友參加革命的運動。以後這東西越傳越廣，差不多各國都有了。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就是「七七」事變日本鬼子侵略咱們華北的那年，「聖母軍」也傳到了中國。

甲：那怎麼在那時候沒聽見人說過呢？

乙：那時候因為全國人民都要打日本，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還不敢明目張胆地喊什麼「反共」，所以沒有傳開。等到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匪幫得到了美國鬼子的幫忙，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以後，帝國主義黎培培里到了中國，「聖母軍」才大大地發展起來。

甲：這末說，黎培培是「聖母軍」的頭兒了？

乙：就是。他在一九四八年從愛爾蘭找來了一個莫克勤。這個愛爾蘭「神甫」是專幹「聖母軍」的。他在美國受過訓練。他來了以後，就到咱們中國各地發展「聖母軍」……

甲：可是，「聖母軍」都幹些什麼呀？

乙：散佈謠言，蒐集情報，破壞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破壞三自革新運動，搞武裝暴動，暗殺……什麼壞事他們都幹。

甲：嚇！這末許多呀！

乙：看你的意思，好像還有點兒不相信似的。好吧，我慢慢告訴你聽。就拿咱們天津來說吧

，「聖母軍」是由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領導的。文貴賓在滾蛋之前，在公安局裏親筆畫供承認了這件事。還有一些荷蘭鬼子和法國鬼子，什麼鄭化民啦，柏恩啦，卜相賢啦，滿濟世啦……都是「聖母軍」的頭目。他們組織了好幾十個「支團」，拉攏了好幾千的教友參加。每個「支團」每禮拜開一次會，開會的時候帝國主義分子就讓「團員」們報告一禮拜以來的工作。從這些報告裏面，他們就把他們要知道消息都得去了，有的教友給人家做了工具，自己還不明白呢！

他們的謠言多得，大概你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什麼「第三次大戰就要爆發」啦，「聖母在英美上空顯聖，英、美一定勝利」啦，「美國年底就聖回來」啦，……多得，一時也說不完，反正都是謠言，一點真格兒的也沒有。他們還印了一百多種小冊子，都是騙人的話：鼓吹原子彈多厲害啦，人不是從人滾進化來的啦，……也都是一點真格兒的也沒有。

他們對學校裏的「團員」，是叫他們注意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的行動，打擊進步的老師和同學，拉落後的同學奉教，加入「聖母軍」，這些

事報紙上都有，我也不多說了。

咱們的三自運動本來是愛國愛教的好事，可

是「聖母軍」的頭子們說咱們是「背教」，是「

裂教」，說誰要革新，就得「下地獄」。後來，

大家都明白過來了，文貴賓也趕跑了，荷蘭鬼子

滿濟世和他那個「支團」裏的王克明、李緒武、

張子成幾個人喝血酒拜把子，打算動刀子恐嚇領

導革新運動的教友與克齋等和參加革新的神甫。

王克明在從前法國工部局當過密探，也給日本人

當過腿子，國民黨時期在警察局當過特務。李緒

武是個「三青團」。張子成是反動派的軍官。

甲：……麼他們還跟美國和國民黨的特務搞在

一起？

乙：這有什麼新鮮？他們根本是特務末！你

知道天津這次取締「聖母軍」在公安局登記的裏

頭就有六七十個特務，國民黨三青團分子，上回咱

們天津不是破了一個美帝間諜案嗎？那裏面有個

女的天，張善餘，就是那個姓顧的姘頭，她也是「

聖母軍」。還有，這樞青島抓住的那個「聖母軍

「匪會會長方松林自己招出來的。國民黨「中統

」兩個特務，一個叫戚勝生，一個叫高澤清，也

都是「聖母軍」。方松林還說：「在反對人民政

府的反革命目的上，他們和我們是一致的。」

甲：給你這末一說，「聖母軍」一點也不是

什麼宗教團體呀！

乙：一點也不錯。他們根本就是掛羊頭賣狗

肉，根本就是披了羊皮的豺狼。道還有什麼可疑

疑的呢？

甲：倒不是懷疑，我是有點兒不放心，我怕

給他們這末一攪合，回頭連咱們天主教都跟着吃

了罪落兒，也跟着不能存在了。

乙：這一點你可以放心。因為今天人民政

府把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都分得很清楚。對於正式的宗教，政府說了要

保護，一定會保護。解放這兩年多，人民政府做

事有過說了不算的沒有？不過，你這種想法並不

算壞，不但不壞，從另外一方面看，也可以說是

很應該。咱們天主教教友，都應該想到：別叫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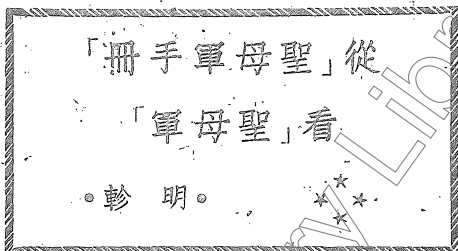
人把咱們的教給連帶壞了。所以，咱們應該把這

些壞東西給剔出去。你說對不？

甲：對！你說的對！

★ ★ ★

HOLY



者陳哲敏，名爲「教廷駐華公使館」秘書，事實上正是甘心認賊作父，誓死與中國人民爲敵的天主教敗類。他是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的得意走狗，所以「手冊」卷首所附黎培里給他的信中，虛稱之爲「可敬的神父」，這封信中並說：「你完成

作爲反動秘密組織「聖母軍」的經典的「聖母軍手冊」，是在一九四九年由上海岳陽道「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出版的。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是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在中國進行破壞活動的大本營，中國的「聖母軍總部」即設在那裏。

手冊中譯

的工作，爲任何國家都極有益，爲中國尤其合乎時代的需要。今天的中國，因着悲慘的時局，聖統傳教的可能性，已經減到最低限度，在好多地方，已經消滅了。」盡人皆知，今天的事實也證明了，這完全是無恥的謊言與誣蔑。在解放後的中國，人民政府採取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保護正當宗教的措施。已經消滅了的，一點也不是宗教，而是隱藏在宗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今天所有有良心的宗教信仰徒都在欣慶着：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光明、最幸福的時代，所以也難怪帝國主義分子要感到「悲慘」了。

「聖母軍手冊」是以指導「聖母軍」的組織與工作的姿態而出版的，裏面對「聖母軍」的性質、目標、組織方法、工作方法、戒律等都有詳細的指出，全書厚二百五十餘頁，都二十餘萬字。爲了迷惑天主教教徒的眼睛，所以無論講到什麼問題，都生拉硬扯地從聖經或其他宗教書籍上，斷章取義地摘下一些片段以爲「佐證」；但無論如何掩飾，狐狸總不能遮蓋自己的尾巴，所以不只一處露出馬脚。

先談「聖母軍」這個名子。爲什麼帝國主義分子要把它叫做「聖母軍」而不是其他的軍呢？他們是利用古經創世紀上天主預言女人踏破蛇頭的故事，但無論如何，要把「聖母」與「軍」聯在一起，總是件頗費周折的事。在「手冊」卷

Holy Mary Library

首一張莫名其妙的圖畫下，寫着三段話，第一段採自古經雅歌，第二段採自新經路加福音，如下：

『那上昇如晨曦，美麗似月亮，光輝如太陽，莊嚴如軍旅的誰歟？』（雅歌，第六章，第十節。）

『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路加，一，一七。）

任何讀過聖經的人都知道這兩段話說的是兩件事。但是帝國主義都却把它們拚在一起，作為一問一答，因為這樣就可以得出下面這個荒謬絕倫的結論來：

『聖母軍，這個徽號，選擇多末標準呢？』（庇護十一）

儘管帝國主義分子一再詭辯，說「聖母軍」的目的在於傳教，但在得意洋洋之餘，就露出了它們真正的企圖：

「聖母軍的團員，應該盡量設法，在可能範圍內，……常注意到各種機會，發動軍團主要目的的事情；即是說，毀滅罪惡的統治，推翻它底基礎，在它的殘碑斷碣裏樹立起基督神國的旗幟。」（手冊第一一八頁）

所有的教友都知道，基督神國是在天上，不在地上，然而帝國主義者却要在這世上毀滅「罪惡」的統治，樹立起「基督神國」的旗幟；很顯

然，他們所謂的「基督神國」是另有所指，他們所謂的「罪惡」也與我們所瞭解的意義不同，正像有人所指出來那樣，他們的「罪惡的統治」是指的人民的政權，他們的「基督神國」不過是帝國主義統治的別名而已。

雖然帝國主義者一再以「傳教」為掩護，但在「手冊」中却不祇一次地透露出他們在「傳教」以外的目的。如：

『祈禱神其它神修工作，雖然重要，但不能完成這種責任，或補充活動工作的一部分。』（手冊第一〇九頁）

『我們特別強調，單是祈禱，不足以盡團員底義務。』（手冊第一九五頁）

『泛泛的傳教工作是沒有價值的。』（手冊第一九九頁）

在這裏，帝國主義者的用心，已是昭然若揭了。

如果從組織上來看，也可以充分證明「聖母軍」是個別真用心的東西。

「聖母軍底每一單位，稱為支團（*Circle of Saints*）。這句拉丁語，平常用來指羅馬軍隊執行特等任務時的一個支隊，例如軍中一個陣地，一個要塞，一個成衛隊。所以支團這個名辭，極適宜用於聖母軍底一個支隊。」（手冊第六三頁）

「特等任務」是什麼呢？是……

「……使他無所不在，消息無所不通……」

（手冊二二頁）

「……聖母軍乃外籍教士的贊助。」（手冊

第二四頁）

「聖母軍手冊」中所寫的「探訪病人」，「探訪住宅」，「調查本堂區」，「推廣公教出版物」等等，實際上是什麼呢？實際上都是蒐集情報，散佈謠言，出版和散布反動書刊，破壞三百，甚至組織恐怖暗殺。

一言以蔽之，是特務活動。

也正因為他們所要進行的是特務活動，所以他們對秘密一節特別重視。他們說：

「聖母軍的工作，根本是隱而不現。」（手

冊第二〇五頁）

「聖母軍團員，保守工作上得來的秘密，是極為重要的。」（手冊第二〇五頁）

「把在支會集會裏所得到的消息，給外人透露出來，那是等於出賣聖母軍。」（手冊第一六六頁）

「……將聽到的一切，散佈出去，對於軍團，是等於不可容忍的叛逆。」（手冊第一一二頁）

「如果中間發生了洩露的弊竇，……應該隱

「有些特殊的情形，需要絕對緘默。在這種情形，應該馬上向指導司鐸報告，指導司鐸不在時，可向其他任何顧問人員報告，請求指示。」

（手冊第一六七頁）

「絕對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區團部職員，特別是區團長，對於所屬的團員，應該容易會面，使他們能把平常公共集會不便討論的問題、提案、或其他的事項，有機會表示出來。」（手冊第七五頁）

就是在這種要求之下，「聖母軍」在各地進行了特務工作。

從上面這些供證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了「聖母軍」一點也不是什麼宗教組織。所有一

「傳教工作」啦，「光榮聖母」啦，都是帝國主義者用以污辱聖母遮掩自己的罪惡目的化裝而已。

但在人民力量日益高漲的今天，帝國主義者的假面具是戴不長久的。天津、濟南、青島、東北等地都已相繼取締了這一罪惡組織，就連帝國主義分子自己，也不能不承認這「悲慘的時局」和人民力量「大有席捲世界、包舉天下的氣概。」

（手冊第三九頁）而發出不得已的哀鳴：

「與這可怖的陣容（指人民的力量）一比較，聖母軍是如何的渺小呢！」（手冊第三九頁）

「與這可怖的陣容（指人民的力量）一比較，聖母軍是如何的渺小呢！」（手冊第三九頁）



「我向人民政府登記了！」

——記聖功女中學生莫韻雪的控訴

文律詩·張鸞畫

利用學校宿舍的解散，
他們把我引進了魔窟；
叫我參加了「聖母軍」，
也怪我自己一時糊塗。

他們教我在學校裏挑撥離間，
他們百般地阻止我進步。

我報名投考軍醫學校，
他們說：「爲誰去打仗呢？這樣做，就是
叛徒！」

現在我明白了他們的罪惡行爲，
今天我要盡情地控訴。
我已向人民政府登記了，
我丟掉了幾年來的一個大包袱。

我恨我的罪惡，恨帝國主義。我要把我的恨變成力量，向帝國主義作鬥爭。我要用滿濟世的血來補還我們的損失，洗清他們加給聖教會的污點，恢復聖教的潔純！

滿濟世怎樣利用了我！

檀震華



我是「聖母軍」的「支團」秘書。是滿濟世欺騙了我，使我參加了這反動的組織。

一九四八年我在西開中學上學。滿濟世是總務主任、童子軍團長。因為他有着和氣而迷人的假面具，並且用英文和荷蘭文講童子軍，因此我對他非常崇拜。

解放後，由於進步的同學勸導，我考上了華北大學。但是滿濟世和我說：「你不要去。共產黨長不了。他和我們天主教是勢不兩立的。你去了會有背教的危險。」因此，我沒有去。以後他

常常的拉攏我，不叫我進步。同時，鄭化民在校內講道理，滿濟世叫我去聽，我好玩，時常不去，只去了兩次，就聽見鄭化民講「原子彈的威力」，他說：「在天津扔一個很小的原子彈，天津就全完了。」以後，我畢業了在法漢上學。滿濟世就叫我參加「聖母軍」，他說：「聖母軍是爲了恭敬聖母，幫助神父傳教。」因爲那時我的思想就是反動的，所以就不加考慮的參加了。

那時，法漢中學正在鬧着改革行政的運動。滿濟世就派我在學校競選班代表，打入學生會以掌握學校行政。

在我們班裏，多一半是公教生。我們對公教同學說：『選舉我們公教同學，學校的勢力要屬於我們掌管。不叫非公教生得勢。』因此我就被選爲班代表。本班共選了三個代表，兩個是「聖母軍」團員。當時同學們要求解放三樓，我們就壓住了同學們的鬥爭，向同學們說：『三樓是教會財產，是聖母院的，與學校沒有關係。法漢學校也是法國人蓋的。』因此三樓沒有解放。我還阻止了馮春才同學參加青年團。我現在想起那時所做的事，真是極端的罪惡，但是在那時，還認爲是對的，認爲如果不那樣做，就是犯大罪。

在我們「支團」裏，完全叫聖名不許叫真名，防備外人查看。

在滿濟世、王際五被西開同學趕出了學校以後，我自己想：『王際五是多好的一個人，又是熱心的教友，他不會有反動事情的。』當時我非常難過，就跑到滿濟世處去問。我說：『你感覺怎麼樣？』滿濟世說『沒有關係。西開是我的。我將來還要回去。』現在我回憶他所說的話，才知道他存的是什麼野心：他還妄想美帝回來。但

是我們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決不許美國強盜侵佔我們一寸一分的土地。

以後我又到他那去。他給我講：『美國才是真正和平、民主的。我們荷蘭才是民主的。荷蘭是由九個黨派的代表組成的議會。』當時我就問他：『既然荷蘭、美國都是愛好和平的、是民主的國家，爲什麼你們荷蘭還給美國作幫兇，侵略朝鮮呢？』他說：『我們沒有出兵。如果我們要出兵，那麼北朝鮮早就完了，連你們中國也完了。』

由於滿濟世的思想毒化，使我們的思想上愧自己是中國人，爲什麼生在中國，爲什麼不生在美國荷蘭呢？使我們有了這樣的罪惡思想！

在革新運動開始時，我到滿濟世那裏去問他，他說：『四川廣元的王良佑神父根本就沒有這個人。這是你們政府偽造的。』他並說：『你們政府這是對付天主教，不許你們有信教自由。』後來天津吳克齋、譚國屏先生領導革新運動起來，滿濟世帶着難過的样子說：『吳克齋真可憐！他是很熱心的教友，現在却受魔鬼的利用。他非

「下地獄不可！番國屏根本就不奉教，他故意搗亂。」他又和我說：「不許簽名，簽名就是背教。」

小白樓本堂神父高德貴（荷蘭人）在小白樓和一位女教友通姦，引起了教友對他的不滿。也沒有人去進堂了。因此高德貴叫我參加他們那兒的「聖母軍」，擔任秘書。他也是說：「不許簽名，革新就是裂教、背教。」

以後，滿濟世又跑到了小白樓。他把從前我所參加的「支團」移到小白樓開會，又把高德貴的「支團」合併，派我作秘書，指派我管「瑪利亞圖書館第六分館」，又向我們說：「不許簽名。」並叫我們去宣傳反對革新運動。當時我們就說：「現在正是鎮壓反革命時期，如果被捕去至少三年徒刑，甚至死刑。」他說：「沒有關係。你們爲天主，要大膽去工作。三年徒刑可得三百年大赦。死刑就是致命。」現在我們想一想他說的話吧！在教義上那一條告訴我們：反革命反人民是致命，得大赦。天主是叫我們愛人的，叫我

們愛祖國的。但是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是傳教來的嗎？他們純是來侵略中國、殘害中國人民的！

以後，報紙公佈間諜下相賢被捕。他又說：「卜神父是很好的神父。這就證明了共產黨不許你們信教自由。」

由於這種種的事情，把我的思想弄成落後、反動了。後來我參加了青年抗美援朝代表會，聽到何處長的報告，使我的思想起了鬥爭。我就控訴了滿濟世。

又由於聽到許多人的控訴及參加學習，使我的思想更明確的認識了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知道他們純是爲侵略中國而來的。

我的罪惡是誰給我造成的？都是這些萬惡的帝國主義分子。是他們使我的思想反動，使我做出了反人民的事。我恨我的罪惡，恨帝國主義。我要把我的恨變成力量，向帝國主義作鬥爭。我要用滿濟世的血來補還我們的損失，洗清他們加給聖教會的污點，恢復聖教的純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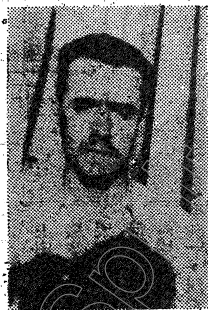
看！聖母軍的惡活動！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破獲反革命秘密結盟案

主犯是「聖母軍」首要分子，荷蘭籍「神甫」滿濟世。他們專以恐怖手段破壞社會危害愛國健徒。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今年五月三十一日，破獲了一件反革命秘密結盟案。主犯是「聖母軍」在天津的黨魁分子、荷蘭籍「神甫」滿濟世（見圖）。滿濟世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率領天主教徒增得會長蘭需的命令，到中國來的。到中國後，他就積極向天主教徒宣傳反共、反人民。天津解放前，文貴賓派他作西開中學總務主任，他和西開校長、反革命罪犯王際五（已囚）公教青年報團團長（案被捕）在一起，秘密秘密電台。他更在四開組織「聖母軍」的「匪會」，他自己當了指導司機，專門散發反動書籍、小冊子，破壞三自革新運動，並指示「團員」們和人民政府搗亂。五月間，他和「團員」王克明（一個職業特務）、李維斌（三青團員）、張子成（反動派軍官）等飲血酒結盟，由滿濟世作盟主。他們向愛國神甫、教友發出恐嚇信，並買好尖刀三把，準備向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和另外兩個愛國教徒的家中投擲。公安局就在他們預備動手的前一天晚上，把他們逮捕了。



Holy Spirit

看！聖母軍的罪惡活動！

滿濟世被捕後，對於他自己的罪行都承認了。這是在公安局裏受審以後在口供上簽字。



左圖是在被捕時候的照



一次又跟帝國主義搞在一起了。這黨員。這黨局的刑事隊員，專門搜集共產黨的情報，抓共產黨員。這黨局的「獎章」。日本佔領天津時，他又在偽警察局當偵探，還得過局當過密探，因為「辦事有功」，又在偽警察局當偵探，又當了匪幫警察局的刑事隊員，專門搜集共產黨的情報，抓共產黨員。這黨局的「獎章」。日本佔領天津時，他又在偽警察局當偵探，還得過局當過密探，因為「辦事有功」，還在天津有租界的時候，他給法帝國主義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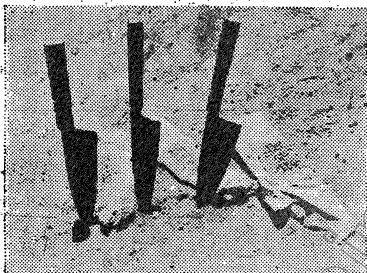
上圖是一個職業特務。在天津有租界的時候，他給法帝國主義工部

王克明

！看「聖母軍」的惡活動！

看這三把鋼刀！

匪徒們準備向愛國教徒吳克齋等投刀恫嚇。
這還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暗殺。從下面李緒武的
口供裏，我們可以看出：滿濟世他們是早就有了
「暗殺促進會的負責人」的陰謀的。



我們看

看李緒武和

張子成這兩

個人的本來面目吧！李緒武（左上）是個三
青團團員，是滿濟世領導那個「聖母軍」第
四區會副會長。張子成（左下）原來是國民
黨匪軍王耀武部下的軍官。



（注）暗殺吳克齋、投刀恫嚇等，是滿濟世、張子成、李緒武等，在王耀武部下的「聖母軍」第四區會，為了暗殺吳克齋，而進行的一系列陰謀活動。李緒武在口供中說：「我們早就有了暗殺促進會的負責人，這個人就是張子成。」張子成在口供中說：「我們早就有了暗殺促進會的負責人，這個人就是李緒武。」

李緒武

動活惡罪的津天在「軍母聖」

1. 天津「聖母軍」是在蔣蔣神祕組織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5. 「聖母軍」進行有組織的反革命活動，破壞人民政府的政令。

2. 「聖母軍」除了在天主教徒中吸收落後分子以外，也在教外搜羅一些落後分子，作為它的爪牙。



6. 「聖母軍」的負責人並在他們所控制的教會學校中，強迫該反動組織的團員，從事搜集情報及偵察有迫害愛國的進步教師和學生。

3. 「聖母軍」進講，作反動宣傳。



7. 「聖母軍」的反革命活動，受到打擊之後，他們更進而組織暗殺的恐怖活動。

4. 「聖母軍」印發獎勵書籍，向教會學校學生灌輸仇視人民政府的惡毒。



8. 天津市愛國愛教的天主教徒和全市人民對「聖母軍」的活動，表示極大憤怒，他們積極協助人民公安機關快速地破獲了這個惡毒的反動組織。

· 報日放解海上載轉 ·

Holy Spirit Library

我所知道的 鄭化民

天津立毛呢廠工人

郭書印(述口)

覺得是好事情，便被騙參加了。

我入的「在天之後」支會，「指導司鐸」是帝國主義分子鄭化民，主席是已被人民政府逮捕的特務李緒武。

參加後，每星期日開會一次，鄭化民時常講些反動的話，有一次他批評毛主席主張一面倒，說：「國家好比一面大牆，應該直立着不倒才對，爲什麼要倒向一面呢？這還能獨立嗎？」又反對土改說：「土地是地主買來的，農民只應該好好地給他工作。」

有一次我帶了中蘇友協的證書，鄭化民看見便罵我：「你不知道蘇聯是我們的敵人嗎？和敵人友好是犯罪的。」

三自革新運動時，我頭一天便簽了名，當天

我是仁立毛呢廠的工人郭書印。

在一九五〇年七月

參加了「聖母軍」

。我們奉教的向來

一切聽神父的話，

當時聽說參加「御

待團」是爲了多念

經，爲了勸那些不

熱心的教友回頭，

晚上開會，鄭化民罵我：「你沒得我的允許便簽了名，你犯罪了。」又說：「促進會都是一羣魔鬼。」李緒武也說：「這羣魔鬼吃了政府的飯，不知道怎樣好！」

鄭化民叫我們發展「聖母軍」的「團員」，特別注意思想落後的，對政府不滿意的人，先勸他奉教，然後發展成「團員」。也利用任何機會，各種方法去拉攏人。例如我們支會的「職員」王文煥，是建生工廠的女工，發現另一女工病了，便買禮物去看她的病，同時給她反動小冊子，叫她偷着看。又如仁立工廠的職員任玉堂信佛教，和女工潘玉英（天主教徒）結了婚，鄭化民便叫我去勸他們說：「天主教徒不能和佛教徒結婚，你們犯罪了，勸任玉堂改信天主教，勸潘玉英入「聖母軍」，把「現代問題解答」等小冊子給他們看！」因我發展他們沒成功，鄭化民便罵我「沒有用的東西，工作不積極，太落後。」

鄭化民回國時，在歡送會上對我們說：「現在是教難的時候，外國神父不能傳教，你們要繼續勇敢的幹，抵抗魔鬼的壓迫，拯救靈魂。」李緒武也說：「他們抗美援朝，我們抗魔援蘇。」我們還在「一起照了像片。」

王天賞的罪惡

天津東亞企業公司工人劉俊芳（口述）

我是東亞企業公司的工人，天主教徒。自從政府公佈取締「聖母軍」以來，各報紙上都揭露聖母軍的罪行。這種披着宗教的外衣的反革命組織，過去我不明白它的真象。但帝國主義的走狗王犯天賞過去和我在一個車間工作，想起幾件關於他的事情來，可以證明他的罪惡。

自四九年十二月我回東亞復工後，有一次王天賞約我到教堂聽講聖理，講聖理的是個外國神父，正講着，有人找，那講聖理的出去一會，回來對王天賞說：「有一個你們中國的女子找我，這個女子頂不是東西，我沒有時間理她。」我聽了很有氣，回來問王天賞那外國神父是誰，他憑什麼這樣看不起我們新中國的女子。王天賞說那外國神父叫鄭化民。他雖然不滿意我的話，但也沒理由反駁我。他又問我：「大哥，你加入聖母軍嗎？」我問他，「聖母軍是做什麼的？」他說：「是爲了保護天主教堂的。」我說，「毛主席說過信仰宗教是自由的，有人民政府保護教堂，用

不著聖母軍，我是不加入的。」從此他對我疏遠了，拿我當仇人。

三自革新運動，他說：「誰要簽了名，就開除天主教，不是教徒啦，叫做叛徒。」有一次本公司開反美扶日控訴大會，控訴美、日帝國主義的罪行。我要參加控訴，王天賞勸我不要參加控訴，他說：「你要考慮一下，你參加控訴，就叫人家搞了你的材料去，害了你自己。」我心裏想，我父親從前被日本鬼子抓去，當做八路，拿槍刺子挑了，那時是敢怒不敢言，現在得到了解放，我們工人階級有發言權，爲什麼不訴苦呢？我堅決參加了這個控訴大會。

後來我又參加業餘學校。王天賞又說：「你那麼大年紀還上業校幹麼用！」勸我別上。我說：「現在工人當了主人翁，人民政府對我們這樣關心，我不學習，對不起毛主席和共產黨。」

我是車間的小組長，生產競賽時，勸他訂保證條件，他說：「訂不了，訂了作不到，怎麼辦？」有一次我到王天賞家，他母親說：「你爲何不進堂？」我說忙。她說：「你是受了魔鬼的毒了。天賞說你這樣就別到我家來了。」

美 帝 間 諜 馬 迪 懦

• 威 重 •

(板 快)

八月裏秋風陣陣涼，一場的嚴霜一場霜。小敵精單打那狗根草，呱嗒板甩子兒就在那齋麥桿兒上，共產黨領導革命得勝利，人民的力量大又強。全國的大陸都那個解放，只有台灣島上還有幾個蔣匪幫。美帝一看說：「不好」，眼瞜着一塊肥肉吃不到嘴土。急忙忙調兵遣將打朝鮮，又把那第七艦隊開進了太平洋。明來明去還不算，特務間諜也上了場。

且說那意大利人馬迪懦，他和那魏索里尼是同鄉。他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利用那天主教的祭衣化了裝。假藉着「傳教」名義來到中國，所幹的淨是殺人的壞勾當。河北省易縣當「主教」，欺壓人民是家常。日本鬼子發兵到易縣，他幫助漢奸「歡迎皇軍」進教堂。鬼子投降他組織「便衣隊」，招兵買馬在梁各莊，派神甫四外裏作情報，還抓過八路軍人員送狗蔣匪幫。

眼看易縣快要解放，這傢伙坐立不安脫股生了毒。趕緊就往北京城裏跑，護送的是

匪軍師長邱行湘。到北京給培養當「代表」，參加那美帝間諜機關一場。指揮他的名叫安東本姓李，還有個日本鬼子山口幫他忙。這些人家裏藏著追擊砲，槍支藥彈好幾大箱。打算着在去年國慶節，砲打天安門擾亂大會場。豈不知陰謀詭計早就蓋不住，人民的公安人員有力量。沒等到他們動手就都落了網，一班子的罪犯帶上公堂。軍法庭在前兩天宣了判，李安東和山口狗命見閻王。馬迪懦無期徒刑也決定，一輩子鐵窗風味誰他管管。

列位教友想一想。帝國主義是多麼狠心腸！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還說我們三自革新不應當。手槍大砲都預備好，還說什麼天主不許動刀槍。看看到底是誰要下地獄，還是誰才能進天堂。帝國主義根本就是大魔鬼，肚子裏都是些個男男女女。我們要把他們消滅淨，兼絕魔鬼理該當！把他趕出中國去，把他趕出太平洋。大家努力團結緊，把新中國建設的富又強！

「聖母軍」(快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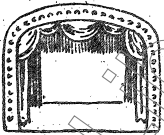
· 小 渠 ·

說美帝，道美帝，提起來美帝真生氣。
 抗戰八年到九三，中國勝利把身翻。
 美國鬼，不是人，幫助蔣匪害人民。
 他利用，梵蒂岡，穿着宗教洋衣裳。
 表面上，傳宗教，暗合着，作情報。
 黎培里，是特務，帝國主義把他催。
 調來了，莫克勤，各地活動害人民。
 看革命，要勝利，「聖母軍」安排在各處。
 「聖母軍」，瞎胡鬧，專幹特務那一套。
 共產黨，他反對，造謠生事他都會。
 說什麼，原子彈，一個來了都完蛋。
 說什麼，世界戰，侮罵政府把人民騙。
 卜相賢，是個頭，他教「團員」都加油。
 和平運動別簽字，三自革新也別出頭。

不教青年去參軍。你說他是存的什麼心？
 帝國主義利用宗教，教友受害還不知道。
 虧了政府看的到，保護教友救了教。
 文責竇，破了蛋；「聖母軍」，也解教。
 勸教友，別發愁，人民信教有自由。
 自治、自傳、還自養，我們的聖教得廣揚！

本刊啟事

本刊從本期開始，固定每半月出一期，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歡迎讀者踴躍投稿（詳見封面裏「徵稿」），並歡迎讀者直接訂閱（價目見封底）。
 同時，我們更希望讀者對本刊踴躍地提出批評和建議，好使我們能把這本刊辦好。來信請寄「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播編輯部」收。



請看，這就是「聖母軍」！ (短劇)

• 伍三磊 •

編者按：本劇會由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第二期學習班學員，在本年七月三十一日該會慶祝「八一」的晚會上演出。

時間：現代。

地點：天津。

人物：宣傳員，文貴齋，柏恩，鄭化民，

卜相賢，「聖母軍」團員甲、乙、

丙、丁、戊，滿濟世，王克明，張

子成，李緒武，公安局同志，警察

甲、乙，老太太，派出所同志，太

太，羣衆甲、乙、丙。

(幕前)

宣傳員

(以下簡稱「宣」) 諸位教友，諸位來

賓！今天我們來慶祝「八一」，慶祝中國

人民解放軍的生日，是因爲中國人民解放軍

，經過了二十多年來的堅苦鬥爭，終於把帝

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打垮，成

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國。

可是，正像毛主席說過的那樣，帝國主

義和反動派的殘餘，絕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

，無時無刻不是在想著在中國大陸上復辟，

希望恢復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統治。所以他們

Hokyo Library

派遣了許多間諜、特務，到我們解放區來進行陰謀破壞的活動。

我們的天主教，一百多年以來一直是在帝國主義的把持下的。他們利用「神權」，利用教友們的宗教信仰，向我們進行奴化的宣傳和教育。我們過去總是以爲他們是天主的代表，是耶穌基督的傳播者，所以對他們的話就完全無條件地信以爲真。

諸位，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很小就領了洗，並且一直在教會學校裏念書。我過去一直相信神甫的話，尤其是外國神甫的話。因爲我覺得：天主教是從外國傳來的，外國神甫一定比中國神甫懂得的多。解放以前，外國神甫們對我說（仿外國人語調）：「共產黨是咱們天主教的敵人。他們是魔鬼。他們來了，就要殺教友、燒教堂！孩子！教難又要來了！可是我們有天主默佑，我們不害怕，我們一定能打敗魔鬼。孩子！你好好地預

備着吧！預備着爲天主致命。致命了，你的靈魂就可以升天堂！」

我把眼睛一閉，心一橫，預備着致命。我就想：我們人活在世上爲什麼？還不是爲了崇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要是爲天主致命，靈魂可以升天堂，豈不是件很好的事？我等著，等著，等着致命。

天津解放了！解放軍進來了！諸位，我那時真有點害怕，可是一想起天主，就不怕了！馬路上過解放軍，我衝着他們瞪眼睛，心裏想：「你們這羣魔鬼！你們來吧！殺我吧！我不怕！」可是那些解放軍滿臉笑容地走過去了，沒有理我！

過了兩天，是個吉日，我鼓着一百二十分的勇氣，到堂裏去。我想：「上回也許他們不知道我是教友，所以沒理我。今天我走進堂，大概活不了啦！」可是，奇怪，沒人管。堂裏望彌撒的教友也不少，都沒事！回

家的時候，在馬路上看見一張佈告，說要保護宗教。我更納悶了：「怎麼？魔鬼也保護宗教？」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共產黨並沒有殺教友，也沒有燒教堂。我去問那個外國神甫。他又說了：「傻孩子！還沒有到時候呢？」

「我就問：『神甫！我們該當怎麼辦？』」

眉頭一皺，就說：「孩子！我們要好好地崇拜天主，恭敬聖母。來吧！你參加聖母軍！聖母軍是個很好的東西，它有聖母默佑，魔鬼不敢來！」我一想：這倒不錯。所以我說：「好吧！我參加！」

可是，「聖母軍」是個什麼組織呢？請看吧！

（宣下，幕啓。）

（在文黃賓的屋子裏）

文黃賓（以下簡稱「文」） 諸位神甫，黎培里

天主教的話真應驗了。越是在他們的勢刀底下，咱們的組織就發展得越快。這很簡單，咱們發展的對象是一些過去生活得很不錯的人。今天，共產黨來了，他們的生活都多少有點不成了。所以咱們一宣傳，他們準信。

柏恩（以下簡稱「柏」） 文主教的話很對。咱們就得鑽他們的空子。

鄭化民（以下簡稱「鄭」） 對！空子！沒有不透風的牆。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空子。祇要我們能看準他們的空子，抓緊他們的空子，我們的工作就有辦法。

文。 對了！黎培里天主教前幾天還指示過，要我們盡量吸收他們不滿意的分子參加咱們的聖母軍。共產黨不是正在取締一貫道嗎？一貫道的人一定很害怕，咱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向柏）總指導司錄，你說怎麼樣？

柏 祇要對我們的組織有利，就是應該的。雖然一貫道的人——

一貫道的人——

「相賢」（以下簡稱「卜」）不是教友，不是

？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天主教的問題，而是

如何協助美國完成反共任務的問題。前天，

密斯特毛德（Master Mott）打電報來說

，叫我們想辦法調查他們的軍事活動。文主

教！我們該怎麼辦？

文 哎呀！卜神父，你是搞情報的老手！你自己

還沒有辦法嗎？

卜 我的意思是，怎樣叫聖母軍的團員都參加這

個工作。

柏 好！這個主意不錯。可是得非常小心，不要

出了毛病，就影響了大體。

卜 就是。我也正爲這一點發愁。鄭神父，你有

什麼好辦法？別忘了，咱們是同行呀！

鄭 我有這樣一個意見，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我

們不妨讓一些團員們打進他們的軍事機關。

柏 可是，我們過去跟團員們說：靠近黨、團員

的是魔鬼，不准他們參加共產黨的學校。現

在要掉過頭來叫他們打進對方的軍事機關，

這話該怎樣說呢？我們意見是一步一步來，

先找幾個親信團員試試再說。

文 對！總指導司鐸的話很對。我在中國有了幾

十年的經驗，我看得多了！我們要利用他們

的宗教信仰使他們信我們的話，所以在工作

上，我們一定不能露出馬腳來。

卜 這辦法倒也不錯。

文 不過，我倒是不主張馬上大量派人打進他們

的機關的。可是咱們可以想法吸收一些已經

在那些機關裏工作的中國教友，把他們組織

起來，成立一個聖母軍的支團，好好掌握它

，咱們在暗中蒐集一些情報。總指導司鐸！

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吧！

鄭 好吧，就這末辦！另外，我還想起了一件事

。現在共產黨正在反對美國國務院奧斯汀的

談話，我們應該想辦法對付一下。

柏 本來奧斯汀的話說得太露骨了，這就給我們

工作上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難。

卜 我也有這個感覺。可是我們還是不能不想辦法對付他們。因為：如果反對奧斯汀的風潮弄得太大了，恐怕我們的困難就更多了。萬一有一天中國教友明白了我們是怎末回事，就要不相信我們了。

柏 其實，有些教友已經明白了，所以他們在那裏發起三自運動——

文 有了，我想這樣。對於奧斯汀的問題，我想從正面來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祇能用一種「心理戰術」！

鄭 什麼「心理戰術」？

文 我們教裏不是有一位聖人聖奧斯定嗎？我們寫一本關於聖奧斯定的書，發給教友，在教友們的心裏先給按上一個根，叫他們一聽見奧斯定三個字，就認為是聖人，然後再有什麼人向他們講奧斯汀的時候，他們自然就不愛聽了。

鄭 (鼓掌) 好！還是文主教法門多！

卜 到底是他有辦法，怪不得那些死心眼兒的中國教友叫他「文聖人」呢！

文 別開玩笑。對於三自運動，我們不是已經下令禁止教友們簽名了嗎？這至少可以拖上一個時期。如果教友們再逼緊了，我們可以說等華北教區一齊簽。

柏 可是中國神甫們有些已經簽了名了！

文 中國神甫！他們真是豬！他們忘了我對他們的好處了！

(窗外有羣衆遊行、唱歌、喊「反對

美帝武裝日本」口號的聲音。)

文 你們聽！這些魔鬼！「反對美帝！」忘了美國人給他們的救濟麵了！

(外面的聲音越來越大。)

鄭 (陰沉地) 我們要趕緊推翻這魔鬼的統治！

柏 啊！不然的話，恐怕我們早晚都得垮台。

卜 沒有關係。美國來電報說，全面反攻就要開

始了。到了那個時候，我那架機關鎗就有用了！（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外面的聲音更大了。幾個人顯得有些驚慌。幕落。）

（宣上。）

宣 諸位，瞧！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原來不過就打着聖母的旗號，所幹得却完全反對中國人民的事！

他們利用我們恭敬天主、恭敬聖母的熱心，讓我們給他們當走狗，替他們蒐集情報；他們好到他們的美國主子那裏去報功、領賞。他們並不是傳耶穌的福音，却正是幫助美帝國主義完成侵略的任務。看吧！他們就是這樣地欺騙我們，利用我們做他們的侵略的工具。

（宣下。幕啓。）

（津沽大學卜相賢的房間裏。）

（一個「支團」在開會，剛念完「開會經」。）

卜 亞孟！（劃十字）

衆 亞孟！

卜 熱心的教友們！我每天為你們祈禱，求天主、求聖母保佑你們，給你們勇氣，使你們能够很勇敢地担負起廣揚聖教、和魔鬼鬥爭的任務來。現在，你們把這一個主日的工作報告一下吧！

「團員」甲（以下簡稱「甲」）我勸了我的表兄張學禮常常進堂。他本是一個熱心的教友，前幾年因為生病，一病就是大半年，請了多寡位醫生，進了好幾個醫院，都沒有治好。過後，碰上了一位親戚來看他，他是病人的舅舅。他說

卜（打斷他的話）唉，唉，唉，你這個人說話也太囉嗦了！你簡單一點兒好不好？

甲 好！他——他——總而言之，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冷淡了。我前天上他家有去，勸他常常進堂——

「又打斷他的話」怎麼還是那一套？

甲（驚奇地）怎麼？這不是我們的工作嗎？

乙（斬釘截鐵地）不是！（態度轉緩和）不，我的意思是說，這祇能說是每一個教友都該當做的事，不能算我們聖母軍團員的積極工作。你還有別的吗？

甲 沒有了！

乙（向別人）別人呢？

「團員」乙（以下簡稱「乙」）我把神甫給我的那幾本書借給同學們看。

乙 嗯，這才是有用的呢！

乙 可是他們都不感覺興趣，有的還說是反動！魔鬼！你要注意，小心不要讓魔鬼把你引誘了去！

乙 不要緊，我有聖母保佑！

乙 別人，別人！

「團員」丙（以下簡稱「丙」）我有個表妹，她在市立第一女中念書。她是青年團員。

丙 不要和她接近，她是個魔鬼。

丙 不，我是說，她告訴我很多的事。她說起過她們的校長是個共產黨，不過為人很好，還有好幾個老師都是共產黨員。

丁（陰鸷應變）本來你是不可以和魔鬼接近的。可是你這個表妹也許是一時受了魔鬼的誘惑，你要勸勸她，勸她奉教；同時多問問她們學校的情形。因為，因為我們要救她的靈魂，就得知她到底中的什麼毒。你說對不對？

丙 對！

丁（指「團員」丁）你呢？

「團員」丁（以下簡稱「丁」）我勸一個教友加入咱們聖母軍。他問了我一個問題。

丁 什麼問題？

丁 他說：為什麼聖母軍的工作要秘密？

丁 你怎麼說的？

丁 我說，因為我們要勸冷淡教友熱心。冷淡教

女是不願意人家說他冷淡的，如果一說出來，對他面子上太難看，所以要秘密。

對！這位教友！耶穌告訴我們：左手行善，不要讓右手知道。我們做的事，不要讓人知道，天主才會獎賞我們。我們不要學那些魔鬼，還沒有做什麼事，就什麼「英雄一吹，一擺擺」哩，那是天主所不喜歡的。

「福音」文（下海神文）神甫，你記得對，我們不能學魔鬼那樣。我們應該先守秘密。好！這話才好！教友們要守好秘密。作傳道款）還有，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聖母在英國和美國的上空顯靈了，英國和美國在戰爭一定打勝仗！美軍不行！來，我們再念一遍聖母經，祈求聖母保佑我們，保佑勝利早日到來！

（聖母經）
無玷的，你們都知道：在天主前跪下起來。

人實在太渺小了。我們爲了聖母的光榮，要不得犧牲自己，和魔鬼作鬥爭。我告訴你們幾件事，你們記住辦吧！

- 第一，我們要廣傳教義，忠於聖母，經常注意你們周圍對魔鬼不滿意的人，把他們拉到我這邊來。
 - 第二，你們要經常傳播真理。把我給你們的那些小冊子，傳給你們附近的看，讓他們醒醒，不要信魔鬼的話，要信我們的話。
 - 第三，對被魔鬼迷惑住的教友，要勸他們走入迷途，不要參加什麼革新會名，對那些要殺的人要打擊他們，讓他們下地獄。
 - 第四，把他們騙到，看到的事記下來，隨時報告給我。讓我們罰受魔鬼的迷惑，求聖母保佑我們，你們記住了嗎？
- 記住了。
- 好吧，我們全體會經。

（聖母經）
（同上）

Holy Spirit

「手」要血汗換過來

「你」你疑心

「他」由與我，昨天到午以前，一定得來，

「可」可別要緊了

「痛」痛，你這什麼話

「三」(以下重複一疊)「(以下)老」昨晚

「那」那「(這)手」(這)手(這)手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七」七「(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你」你在國民黨的時候能離開嗎？」

「要」要不是共產黨，天下還不是你們的？你們能

「弄」弄到進步與進？要不是共產黨，你們能文主

「張」張能得勝對下場嗎？(作哭聲)

「神」神道，聽罷這等笑話，女主費不是也

「說」說得來了嗎？」

「她」她說是還要這老實了，「一」老老女主義，

「我」我這慢兒空費這氣力」

「李」李我們連日來使他們一個個主之費，滿體體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這」這是在他們一步的費告，主要是他們再

「不」不傷我，(用聲聲亮)那這這要「向」厚子進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HOV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們過好日子。」

老 唉！真是人心曠世反，真沒誰疼，像「文聖人」那樣的人，簡直還是個特務！

(有人要泣聲)

羣衆乙(以下簡稱「乙」) (向他旁邊的一個女人) 太太，您怎麼啦？

太太(以下簡稱「太」) (回頭) 我恨，我恨！

您先別哭，您有什麼話，說呀！

我恨這些帝國主義分子！(抽噎地) 那還是在兩年前，天津剛解放沒有多少日子，一個朋友找到我，叫我加入「聖母軍」。我一時糊塗，沒問個青紅皂白，就答應了。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呀！您明兒到分局一登記不就完了？

不是那個，我還——(欲言又止)

您有什麼話儘管說吧，幹嗎吞吞吐吐的？

(下了決心) 我加入以後，我們那個支會的外國神甫聽說我家境不好，還借給了我二十萬塊錢。

借給您錢？

太 噲，借給我錢。我以為是好事。其實他就挪住了這一點，叫我給他搞工作。

同 他叫您搞什麼工作？

太 他叫我處處跟政府搗亂。我那個兒子，去年冬天報名考軍幹，批准了。外國人知道了，就去找我，叫我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去。

您怎麼辦了？

太 我把我兒子關在家裏，不讓他出門。一連關了十幾天，他一氣，就跑了，到今天也沒回來。

乙 那您也太對不起他了。

太 是，我對不起他！這都是我的錯，也都是帝國主義害的我！(大哭) 帝國主義害得我好苦呀！我的好孩子呀！(哭)

同 太太，您別傷心了！諸位同志，你們看，這都是帝國主義害得我們。

甲 好惡毒的帝國主義強盜們！

羣衆丙(以下簡稱「丙」) 我也要控訴！

同 這位同志，你要控訴什麼？

丙 我就在附近這家工場裏做工。我是天主教徒，也是「聖母軍」的團員。帝國主義分子料

我調查我們破壞積極分子的活動，說我生一個孩子就給我一塊美金的津貼。

（紛紛）我也要控訴——

（幕落。）

（直上。）

讓我們盡情地控訴吧！讓我們吐一吐這些年來帝國主義給我們的苦水吧，讓我們把這些天主教敗類的鬼臉兒給他們撕破了罷！

諸位，你們看！他們哪兒是傳教？他們哪一點兒像是耶穌的信徒？他們正是出賣了吾主耶穌的叛徒斯，他們正是魔鬼！

爲了我們新生的祖國，爲了我們純潔的聖教，讓我們把這幫強盜們消滅乾淨吧！

也許有的教友還不明白，也許有的教友還認爲取締「聖母軍」就是侮辱了聖母，背了信德。那末，現在我們應該明白了：侮辱了聖母的聖名的不是別人，正是麥培里、文實賓、卜相賢、鄭化民、柏恩、滿濟世這輩流氓，這輩強盜！

我們的聖母是聖潔的。她是吾主耶穌的母親，也是我們的母親。我們愛她，我們恭

敬她。正因爲我們愛她，恭敬她，才不能讓強盜們隨便指着聖母的聖名胡作非爲！

我們的聖母是聖潔的。聽！這是讚美聖母的歌聲——

幕後響起巴赫——古諾（Bach-Gounod）的「聖母頌」（Ave Maria），一個男高音獨唱着。）

劇終

有這樣可愛的魔鬼嗎？

「聖母軍」在開會時是要讀「手冊」的。聽到「無神派是魔鬼」的言論，我知道共產黨是無神派，這無形中黨共產黨是「魔鬼」。然而事實給我看到的是：共產黨一點也不像魔鬼那樣的兇狠。我看到共產黨像一個慈母。它處處都在爲人民的利益着想。它的目的是爲人類在爲人民的事業而奮鬥。它是人民愛戴的一個黨。世界上哪有這樣可愛的魔鬼嗎？

——摘自天津運功中學李嘉樂所寫的一篇控訴「聖母軍」的文章。



「天國近了，你當悔改！」

文禱詩。張鸞畫

我從前受了帝國主義的欺騙，
糊裏糊塗地加入了「聖母軍」。
我爲的是恭敬聖母、光榮聖母，
想不到給他們作了帮兇的人。

前幾天我心裏還轉不過這個灣兒來！
「聖母軍」怎麼會反動？我有點不甘心。
方才聽你說了他們的壞事兒，
我才明白他們是咱們的大敵人。

我這一輩子都是個熱心的教友，
我一定要遵奉著主耶穌的聖訓。
經上說：「天國近了，你當悔改！」
對！我去登記，我有這個決心！



高舉三自革新的大旗

文禕詩。張鸞畫

讓我們高舉三自革新的大旗，
和帝國主義者堅決鬥爭！
我們不怕任何艱難困苦，
我們是耶穌基督的勇兵。

帝國主義者不甘心他們的失敗，
正在向中國人民加緊進攻。
利用我們聖潔的宗教作掩護，
把一切陰謀詭計都藏在暗中。

歡友們！我們要革新，我們要覺醒！
我們是中國人，不能容忍他們這些活動。
在新中國裏，一切權由人民當了家，
我們天主教也不許他們再來橫行。

讓我們高舉三自革新的大旗，
和帝國主義者堅決鬥爭！
我們不怕任何艱難困苦，
我們是耶穌基督的勇兵。

廣揚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册人民幣二千元)

第四期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
革新運動 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訂閱價目表

期	冊數	價目
三個月	六冊	一萬二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二萬四千元
全年	廿四冊	四萬八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